

佛门典故

李明权 编著



绘图本通俗佛学丛书



汉语

出版社

B94-49
L215

佛 门 典 故

李明权 编著

绘图本通俗佛学丛书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门典故/李明权编著. —上海: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2006.3

(绘图本通俗佛学丛书)

ISBN 7-5432-1217-X

I. 佛... II. 李... III. 佛教 - 通俗读物

IV. ①B9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138536 号

责任编辑 李鸿福
装帧设计 克 川
美术编辑 路 静
技术编辑 时冬冻

佛门典故

李明权 编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汉语大词典出版社

出版、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1.5 字数 288 千字

2006 年 3 月第 1 版 200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6 000

ISBN 7-5432-1217-X/B·8

定价: 20.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 62662100

自序

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佛教在古印度迦毗罗卫国诞生。经过二百年,到了阿育王时代,开始向外发展,成了世界性的宗教。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大乘佛教,包括中观学派、瑜伽行派和密教等。通过魏晋六朝的译经、弘传和辩论,佛教迅速地深入了社会生活各领域,确立了在中国的地位。从此,佛教与固有的儒道文化鼎足而三,互相交融,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之一。隋唐时期,除了深入研究印度的唯识学、律学外,还建立了许多中国特有的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净土宗等,形成了中国佛教的鼎盛局面。当时的中国俨然是国际上大乘佛学的中心。隋唐佛学上承魏晋六朝,波及宋元明清,历时之久,影响之大,超过了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

经过多次“结集”,佛教经、律、论三藏逐渐完成。这是一个庞大的古代文献宝库。在大藏经中,除了佛教自身外,还涉及其他宗教、哲学、逻辑、语言、民俗、文艺、地理、天文、历数、心理、医方、生物、工艺等许多领域,有待进一步研究、发掘。

佛教认为:现象世界都是心力和业力造成的,无尽的因果网络构成了宇宙万有。一切事物都处在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和生老病死的无常变迁之中。佛教的根本宗旨,就是修持戒、定、慧三学,脱离生死轮回的“苦海”,到达涅槃寂静的“彼岸”。佛教最注重“觉”和“行”,

主张以“觉”治“迷”，因“解”起“行”。佛教是“智慧”的宗教，然而又不赞成单纯的思辨；它认为，最圆满的“智慧”是通过实践验证而完成的。佛教诞生伊始，就提出“一切众生平等”的口号，对古印度种姓等级制度发起有力的挑战，得到广大平民的支持。尤其是大乘佛教，还主张慈悲平等，舍己为人，救度众生，改善社会。读过几本佛经的人，对其中深刻而独特的思维往往会感到惊讶。佛经对思维与存在、时间与空间、本体与现象等重大问题，都有精湛的论述；对宇宙的洞察，对生命的探索，对概念的分析，对理性的反省……都闪烁着智慧的火花。因此，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称誉佛教徒处在人类辩证思维的较高阶段上。值得注意的是，佛教否认主宰一切的“造物主”，也否认永恒不变的“灵魂”。佛教对中国思想史的影响是巨大的。最明显的事实是，程朱理学、陆王心学都深受华严宗和禅宗的影响。清末，谭嗣同、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等均出入佛经，运用其中“平等无我”等思想去冲决封建罗网。

文学本是佛教的“余事”，即副产品；但其影响之大，可能是佛教本身始料所不及的。魏晋六朝，佛教化的文学已经趋于成熟。在《弘明集》、《广弘明集》中收集了大量僧人文士的有关诗文。他们的哲理诗、山水诗善于发挥佛教的理趣和意境。其中谢灵运才大思精，尤为可观。唐代佛教文学更加繁荣。僧人中有王梵志、寒山、皎然、齐己等，文士中有王维、白居易、柳宗元、裴休等，均擅长诗文，各有千秋。至于道世编纂的《诸经要集》、《法苑珠林》，则是现存较早而且完整的大型类书。宋代苏轼、黄庭坚、张商英、王日休等作品，也深受禅、净诸宗的影响。苏轼同柳宗元一样，善于写作寓言小品。明代宋濂所作有关诗文，竟有几十万字。

高观如指出：“汉译各经典中，以罗什所译《金刚》、《法华》、《弥陀》、《维摩》诸经于文学上最有影响。”（《佛学讲义》七）事实的确如此。《维摩诘经》结构巧妙，想像奇丽，人物生动，对话酣畅，富有戏

剧性。《法华经》译注之多,流通之广,在大藏中首屈一指。两经中的譬喻典故,如天女散花、不二法门、火宅、穷子、化城等,文人一再引用,世所熟知。此外,《金刚经》淋漓痛快的论说,《阿弥陀经》富丽堂皇的描绘,均令人叹绝。

佛教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浪漫主义的想像力。佛经中展开了令了不可思议的时空境界。在空间上,一毛端包含三千大千世界乃至恒河沙数世界;从地狱的惨苦、天堂的富丽直到净土的精妙、佛国的庄严,无奇不有。在时间上,从无始以来的过去,经刹那迁流的现在,直到无量劫后的未来,包括小劫、中劫、大劫、芥子劫、磐石劫等,甚至说一念与百千万劫平等。在变化上,既有宏观上的成住坏空,又有微观上的生住异灭;众生有六道轮回,佛菩萨有千百亿化身……这些上天入地、千变万化的描绘,给中国文学开拓了许多崭新的意境。

其次是新的体裁。众所周知,在佛经的长行与偈颂相间即韵白夹杂的形式影响下,产生了变文这种通俗文学。变文是中国俗文学的渊源,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皆承袭其绪,宝卷更是其嫡系。《佛本行赞》用偈颂记述释迦牟尼成佛的经历,曲折生动,成为长篇叙事诗的嚆矢。王梵志、寒山、拾得以至邵雍的通俗诗歌,都模仿了偈颂的风格。《金光明经》等书中为法舍身的佛本生故事,感情激越,气氛悲壮,对传奇不无影响。胡适指出,佛教“抬高了白话文体的地位”(见《白话文学史·佛教的翻译文学》)。早期的白话文正是记录禅宗祖师言行的语录和灯录,如唐代的《神会和尚语录》、五代的《祖堂集》。宋明理学家的语录就是效法禅宗语录的。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一般不从经文中寻找直接答案,而往往在日常起居中即境点化,随机开示;故而桃红柳绿、风声鹤唳乃至吃饭屙屎,都成了活泼泼的“妙用”。禅宗的公案能杀能活,随说随扫,机锋毕露,妙趣横生。禅师的开示或用当时的俗语,或用现成的诗句,或随口而拈

出……本书中不少典故便是源于禅宗的。

再次是大量的譬喻。规模庞大的佛教术语及其他新词汇随着佛经译传而涌现,进入并且丰富了汉语词汇系统。在佛经中,譬喻运用广泛,作用很大。佛理玄微,一般人难以理解,所以要“假近以喻远,借彼而况此”,使人乐于听闻,易于接受。《法华经·譬喻品》谓佛陀“以无量喻而为说法”,据说经中有“大喻八百,小喻三千”,其方式包括顺喻、逆喻、现喻、非喻、先喻、后喻、先后喻、遍喻等(见《涅槃经》卷二九)。为了说明“缘起性空”这一重要教义,就用了十个譬喻。佛陀的施教方式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其中所谓渐教、权教、半教、方便教等,最注重运用譬喻。《百喻经》说:“戏笑如叶裹,实义在其中;智者取正义,戏笑便应弃。”佛家常说,譬喻文字如“指”,实义如“月”,要因“指”而观“月”,由譬喻而见实义。正如用船渡人,到了“彼岸”,船就不需要了。对于经中的譬喻也应该作如是观。具有文学性的佛教典故大量来源于经中的譬喻。印度民族富于想像力,创造了无数的譬喻、寓言,而佛经则是集大成者。佛经譬喻影响很大。如“盲人摸象”,中外盛传;“水中捞月”,妇孺皆知。法国沙畹钩稽的《佛经中五百故事》、鲁迅捐款刻印的《百喻经》,都很著名。

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佛经的传入掀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翻译的高潮,涌现出安世高、支谦、鸠摩罗什、玄奘等著名译师,形成了质朴的“古译”、绮丽的“旧译”和谨严的“新译”等各种风格。当时,官办了一些大型译场,集中了一批学者专家。一部的译成,往往要经过口译、笔受、校对、润色等程序。历代译师总结出“五失本”、“三不易”、“五不翻”、“八备”、“六例”等宝贵经验。佛教还带来了古印度的声明学,这对中国音韵学的发展很有影响。反切、字母、四声应受了悉昙字母“以声合韵”的启发。创造三十六字母的守温就是唐末僧人。经中“文、名、句三身”及“六离合释”等,也是对

语言现象的一种归纳。至于玄应等三部《一切经音义》、慧苑的《新译华严经音义》、法云的《翻译名义集》等,都可称为享有盛誉的佛家语言学专著。

佛教典故浩如烟海,本书仅仅选择了其中习见、重要、内容丰富的一小部分。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雾里看花,能知大略。本书试图揭示佛教典故的源头,即典故在佛教中产生、发展和各种解释的情况;同时,还尽可能指出它们在语词中是如何运用的。本书在分析佛教典故时,广泛涉及了佛教的哲理、宗风、佛菩萨、人物、传说、仪轨、器物、节日等有关知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书中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予以指正。

2006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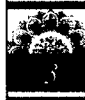


目 录

一门深入·····	1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3
一水四见·····	5
一花五叶·····	6
一指头禅·····	8
一宿觉·····	10
十八地狱·····	12
十六罗汉〔十八罗汉、五百罗汉〕·····	15
十号〔佛〕·····	18
十恶五逆〔十恶不赦〕·····	21
七七〔中阴、超度〕·····	23
七宝·····	26
八戒·····	29
八相成道·····	31
人天·····	34
人命在呼吸间·····	36
人海算沙·····	38
三车〔大白牛车〕·····	40
三世佛〔三身佛〕·····	42

三宝〔无事不登三宝殿、法宝、六和〕	44
三藏十二部〔大藏经〕	47
大慈大悲	50
大愿船〔慈航、般若船〕	53
山门〔三门〕	56
千手千眼	58
乞士〔比丘、和尚、乞食、化缘〕	60
小乘·大乘	63
飞锡〔振锡、挂锡、虎锡〕	67
开方便门	69
天龙八部	71
天德瓶	74
无门〔无言童子〕	76
无间地狱〔阿鼻地狱〕	78
无常	80
木人	82
木鱼	84
五十三参〔善财童子〕	86
不立文字	88
长斋〔布萨〕	90
贝叶〔梵夹〕	93
化身〔现身说法、丈六金身〕	95
化城	98
分座〔金色头陀〕	100
公案	102
风幡	105
六年苦行	107





方丈	109
火宅〔三界〕	111
双树〔四荣四枯〕	113
水月〔一月三舟、水月镜花〕	115
水陆道场〔梁皇忏〕	119
正法眼藏	121
功德圆满	123
石经	125
布袋	128
龙华三会〔兜率内院〕	130
业镜	132
目连救母	134
只履西归	137
出家〔七众〕	139
四大部洲〔阎浮〕	143
四门	145
四天王〔托塔天王、韦驮〕	147
四百四病〔百一〕	149
白马寺	152
白骨观〔不净观、臭皮囊〕	155
玄关〔转语、三关〕	157
半偈〔雪山大士〕	161
皮纸骨笔	164
发愿〔弘愿、本愿〕	166
共命鸟	168
肉身菩萨	170
竹园〔迦兰陀园〕	172

传衣〔金襴衣〕	174
向上一路〔末后一句〕	177
衣珠〔额珠〕	180
闭关〔打七〕	181
忏悔	183
安心	185
如是我闻	187
杨枝〔齿木〕	190
杨枝观音〔净瓶〕	192
穷子〔迷子〕	194
盂兰盆	196
取经〔龙藏〕	199
杯度	203
明王	204
牧牛	206
彼岸〔六度〕	209
舍利〔佛骨、佛牙〕	212
金地藏	216
金屑翳眼〔金篦刮眼〕	220
胁尊者〔胁不沾席〕	222
变相	224
盲龟浮木	228
放生〔杀生〕	230
放焰口〔饿鬼〕	233
法难	235
祇园〔须达布金〕	238
降魔成道〔菩提树〕	241

毒龙·····	245
茶禅〔赵州茶〕·····	247
故骨如山〔轮回〕·····	250
南泉斩猫·····	252
枯木禅·····	254
指月·····	256
点心·····	258
选佛场·····	260
律师〔法师〕·····	261
庭前柏树子·····	264
帝网珠·····	266
迷头认影·····	268
逆流·····	270
神通·····	272
莲华·····	275
莲社〔十八贤〕·····	278
真言〔陀罗尼、呪〕·····	281
差别·平等·····	283
粉身碎骨〔药王烧臂、香城破骨〕·····	285
娑罗·····	287
海潮音〔梵呗〕·····	289
浮囊·····	292
浴佛·····	294
救蚁·····	297
桶底脱〔因地一声〕·····	299
野狐禅〔因果〕·····	301
曼荼罗〔曼陀罗〕·····	304

晨钟暮鼓·····	306
弹指〔刹那〕·····	309
绳蛇·····	311
煮砂·····	313
葛藤·····	315
棒喝·····	317
雁塔·····	319
腊八粥·····	321
禅悦〔法喜、逃禅〕·····	324
缘起〔结缘〕·····	327
数珠·····	329
醉象·····	331
磐石劫·····	334
摩尼珠·····	336
摩登女·····	338
薪尽火灭·····	340
髻珠·····	343
磨镜〔大圆镜智、磨砖〕·····	345
辩才无碍·····	347
瀑流〔五欲〕·····	349
翻译·····	351
魔王〔魔事〕·····	354

一 门 深 入

佛陀用各种方式教化众生,诱导入门,如小乘、大乘、空宗、有宗、渐教、顿教、权教、实教等,称为种种“法门”,乃至“八万四千法门”。“法门”有深浅、难易等差别,这是依据时节因缘和众生种类、根机等不同而设立的。只要应时对症,无论修持哪一种“法门”,据说都能够出离烦恼,趋入觉悟之道,直至涅槃之域。此外,对于初学者来说,门户繁多,反而心烦意乱,无所适从。佛家重视定力,强调“因定发慧”。只有专心“一门”,才能有条不紊地精进,才能深入智慧的宝藏。唐·善导指出:“教门非一,但为我等倒见凡夫,若能依教修行,则门门见佛,得生净土。”(《般舟赞》)这是“一门深入”的一般意义。

“一门”或又称为“一道”。“一道者,谓大乘也。”(《涅槃经》卷二五)《法华经》称为“一乘法门”。从大乘或一乘的法门而入,超出生死,亦谓之“一门深入”。此外,根据华严宗“一即一切,一切即



一门深入

一”,“一得一切得”,“一断一切断”的教义,“一门”也就是“普门”(一切法门)。参阅唐·法藏《华严五教章》卷三。法藏又说:“入缘起陀罗尼,一门中即摄圆融法界,故云普门……一门有一切门,名普门。”(《华严探玄记》卷二)唐·善无畏《大日经疏》卷一也认为:“从此

一门得入法界，即是普入一切法界门也。”密宗还称“阿字门”为“一道法门”。“阿”(a)的意思是“无”，也就是观察诸法性空。因此，“一门”即是“普门”，又是“无门”。如禅宗亦名“无门宗”，以“无门为法门”(见宋·延寿《宗镜录》)。再如明代净土宗大师莲池结庐于云栖山，“专以净土一门普摄三根，著述甚多，诸方尊为法门周、孔”(明·张岱《夜航船》卷十四)。

佛门的智慧“竖穷三际，横遍十方”，既有广度(广般若)又有深度(深般若)。讲说诸法“实相”的大乘经典，称为“深经”。要深入佛法，必须具备“深心”。《观无量寿经》指出，只有具备至诚心、深心和回向发愿心，才能往生西方净土。

《楞严经》特别注重修持上的“一门深入”，而且有其特殊的发挥。其卷一说：“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卷四说：“令汝但于一门深入，入一无妄，彼六知根一时清净。”卷六又说：“一根既返源，六根成解脱。”释迦牟尼在楞严会上询问二十五位菩萨、罗汉，各从何门得入而证到“圆通”？二十五圣便分别介绍了自己“一门深入”的成道体会，至观世音菩萨的“耳根圆通”为止，其中包括六尘、六根、六识和七大。《楞严经》谓之“二十五圆通”(见卷五、卷六)。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唐代百丈怀海禅师首创禅门清规，提倡农禅之风，实施“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严格制度，名闻海内。怀海（公元720年—814年）是福州长乐人。怀海儿时曾随母亲入寺拜佛，手指佛像问道：“此是何物？”母亲答以佛像。怀海朗声说：“形容似人无异，我后亦当作焉！”出家后，从马祖道一参学六年。据说，马祖“振威一喝”，怀海“直得三日耳聋”。耳聋则不闻“声尘”，大约也就是“反闻自性”、“回光返照”的意思。有一次，怀海随马祖行走，看到一群野鸭子飞过。马祖问：“是什么？”怀海答：“野鸭子。”马祖又问：“甚处去也？”怀海答：“飞过去也。”马祖便扭怀海的鼻子，怀海痛得大叫起来。马祖说：“又道飞过去也？”怀海言下省悟。此亦慧能“风幡非动，人心自动”之意。怀海得到马祖印可，在江西南昌、修水一带弘扬禅风二十多年，为马大师的“洪州禅”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师有时说法竟，大众下堂，乃召之。大众回首，师云：是什么？”禅林中称为“百丈下堂句”，也是提醒学人内省的方法。怀海认为参禅必须远离一切有无分别，不执著外境和语言文字。他说：“自古至今，佛只是人，人只是佛，亦是三昧定，不用将定入定，



百丈怀海禅师